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五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中華國民現行法令全書

精裝二冊 定價五元

本書搜集中華
民國各種法令
至十年六月止
悉依現行法令
已作廢者刪去
修改者訂正新
頒行者加入爲
現今最新之法
令全書

新編普通教育法令

全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編輯專就小學教
育中等教育編制凡普
通教育法令自民國元
年起至十年止關於現
行有效者皆爲列入內
容共分七類編次極明
凡教育行政機關及校
長教員各宜人手一編
以供檢查

書信構造法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是書於書信之構造。均示以美備之格式。所載體例凡三十六種。有類皆收。無格不備。熟讀此編。可悟種種活用之法。

尺牘釋例

布面裝一冊 一元二角

紙面裝一冊 九角

本書文字雅潔。解釋明切。每篇後各有釋義，對於遣詞，造句，立意，稱謂，莫不詳細說明。廣用門詳列事實，可以活套，每篇可變化尺牘數十通。

詳註通用尺牘

全四冊 定價六角

本書選材，各界均有，每函後有詳註釋義，極易領悟運用。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布面裝 一冊 一元

內容分文詞，函牘，聯語，幛額，帖式，契據，簿票，備致，八大類，各界交際上之普通文件，詳備無遺。

古今尺牘大觀下編

第五冊

目錄

論理類

論學

清孫奇逢寄張蓬軒書

清吳偉業致孚社諸子書

清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清張爾岐答顧寧人書

清李頤答門人問學書

清汪琬與曹木欣先生書

清張履祥與何商隱書

清刁包答王介祺書

清趙士麟答梁貞怡問心札

清陸奎勛與王繪先論學書

清彭定求與尤謹庸書

清茅星來說文一首贈立夫

清韓夢周與羅臺山書

清陸耀復戴東原書

清王昶與汪容甫書

清王芑孫答翁覃溪先生書

清唐鑑與陳秋舫書

清李兆洛與方植之書

清汪喜孫上張石洲先生書

清朱仕琇答王光祿西莊書

清包世臣致沈小宛書

清惲敬與湯編修書

清許錫祺與邱執甫論學書

清龍啓瑞致馮展雲侍讀書

清吳廷棟答倭良峰先生書

清李元度與邢星槎孝廉書

清錢振倫與弟筮仙書

清羅澤南答高旭堂書

清劉蓉與曾子植書

清張裕釗復查翼甫書

清謝甘盤與內弟艾用侯孝廉論學術書

論經

清陸世儀與陳言夏論易書

清盧軒上座主侍講張公書

清謝濟世與方少宗伯靈臯書

清茅星來與友人論孟子書

清齊召南答慎生書

清錢陳羣與弟界書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

清杭世駿與張承之書

清丁晏致劉楚楨書

清方大淳與人論格致書

清胡林翼致各司道書

清劉恭冕致劉伯山書

論史

清吳炎上錢牧齋書

清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清戴名世與余生書

清王源與友人論史書

清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清汪由敦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清王昶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清全祖望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清楊鳳苞致許周生武部書

清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清吳承志與同年吳子修太史論修志書

古今尺牘大觀下編

第五冊

杭縣 鍾毓龍 纂輯

朱用賓

論理類

論學

清孫奇逢寄張蓬軒書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於舊所彙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有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

得錄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於同志中
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言。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
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
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
虛益虛。實益實。倘於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於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
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卽有不
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
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於揖讓。清不同。於
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
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臯之圓。不能圓其
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卽姚
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諫之益。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

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卽剝喪蔑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日。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清吳偉業致孚社諸子書

竊以士君子爲學。將射策決科。取世資而致大位。耶抑脩明先王之教而學爲聖。

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事一卷之師。不出堂戶之內。爲術足矣。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戒舟楫。齎餼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博卓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曰審學術。自黃潛柳貫以經術倡起。婺源而宋公濂用其師說者。開一代之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終未有駕文憲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學之難也。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抄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矣。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曰持品節。先達如山陰櫺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處變。風霜不改。今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

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一曰考文藝。弇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君子。繼弇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元大曆。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摸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毘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衆長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考者此也。一曰化意見。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往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大賢。以身持之。其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爲小人。而依附者亦未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夫盛者必衰。盈者必昃。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開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起者。搜揚耆碩。或彼讚而此嘆。或前推而後挽。勿以窮達而異轍。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而敗其驕矜。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見之當化者此也。偉業樸遯。垂老無成。實不足仰參末

論祇以世故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故敢竊其緒言。用陳幅悃。諸君子廣識博聞。其必有以教我。

清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

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孔子也。而其同者則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

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清張爾岐答顧寧人書

辱惠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性亦非窵語。行己未必。

果有恥也。言心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神。世教也。爾岐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

清李顥答門人問學書

承謂靜坐中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歛而已。然緒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倘以始焉未能遽免。不妨涵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津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強制久則內外澄徹。自成一。片矣。所存於己者。得力則及於人者。自宏在在處處。可以轉移人心。縱居恆所應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達人邦家無怨之本也。欲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胸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飢餓而死。俯仰無忤。莫非樂也。輪迴之說。吾儒未嘗道。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爲而爲。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迴中。卽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眞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己之所謂善。非天之所謂惡。人固有勵操於昭昭而敗檢。

於冥冥居恆貌似。謹愿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況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艱難成德。殷憂啟聖。烈火猛燄。莫非煅煉之藉。身雖坎壈。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真可骨慄以形骸言之。固顏夭而蹠壽。若論其實。顏未嘗夭。而蹠亦曷嘗壽也。噫。盡道而夭。雖夭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昧道而壽。雖壽猶夭。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誑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享年雖永。識者蓋所羞齒。夫亦何可并衡也。理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晰疑須是循序。方談靜切。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清汪琬與曹木欣先生書

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